

29.02

新河子文史资料

第一辑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子]市委员会

石河子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石河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一月

石河子文史资料
第一辑

出版	石河子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刷	石河子印刷厂
印数	1000册 字数 83千

(内部发行)

目 录

瀚海启明珠……………帝文元 (1)

“起义这条路我们走对了”……………高人杰 (18)

南疆起又落……………徐鼎成 (36)

进退维谷中的新生……………陈起鸿 (44)

忆率部起义前后……………(河北昌黎) 王折声 (51)

从洛河川到莫索湾……………张洪 (59)

对莫索湾皇区三座古城遗址民间传说之

我见……………田永康 (68)

兵团教育事业的起点……………范元耀 (75)

“一流溪水无今古，两袖清风闹革命”……………罗安 (79)

悼念爸爸王慕韩……………王家珍 (85)

我的伯父黄维纲……………黄登来 (90)

奇袭东阳……………朱忠秋 (101)

戍守东港机场……………王前松 (105)

国民党陆一师四团参战“淞沪战役”记

片断回顾……………文宗义 (109)

追忆保定二师“七六”惨案……………(河北望都) 王振声 (113)

三县少数民族称汉族人为“黑大爷”辨析……………B.永康 (124)

征马名事…………… (125)

瀚海启明珠

——开发石河子新城回忆录

韦文元

荒原踏勘

1949年秋，陶峙岳将军鉴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腐朽透顶的蒋家王朝分崩离析，加上陶将军所率部队长期遭受蒋帮的歧视与排挤，因此，他厌倦内战，渴望和平统一，遂冒着极大风险，顶着内外压力，毅然联合当时新疆省政府领导人鲍尔汉、刘孟纯、屈武、韩有文等爱国志士率部起义。起义后，陶将军原率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

1949年10月中旬，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董德怀同志来到迪化（现乌鲁木齐），接见了陶峙岳、鲍尔汉、屈武、陶晋初、赵锡光等二十余人，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对新疆起义部队的嘉勉电，同时，宣布了这支部队的今后任务，要求这支部队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履行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为新疆各族人民造福的光荣职责，做到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又是工作队，党中央的指示受到了第二十二兵团全体指战员的热烈响应。

这次会见后，对这支起义部队的归宿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根据党中央的这一指示与部署，陶峙岳将军立即草拟了二十二兵团屯垦戍边、开发建设北疆玛纳斯河流域的纲要和计划。这个纲要是充分利用北疆玛纳斯河流域的丰富水资源，开发新城石河子。

陶将军在1950年5月提出，将兵团司令部迁驻石河子，以便指挥千军万马，发挥枢纽效能。这个提议获得了新疆军区党委及王震司令员的热情支持。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开发建设石河子新城的具体蓝图便应运而生了。

1950年6月中旬，王震司令员会同陶峙岳将军、陶晋初参谋长作出了在石河子建城的决定。当时，王震司令员阐述了开发建设新城的意图与设想。他说：“我们有一支兵强马壮的战斗大军，应该给新疆各族人民与子孙后代办一桩大好事，把石河子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城市。进而，我们这支大军可以在这里建立自给自足的体制，利用玛纳斯河流域的丰富水利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从事各种利国利民的建设事业，给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陶将军，您看是不是这样呢？”当时，被王震这番气壮山河的设想激励得异常兴奋的陶峙岳将军慷慨请缨道：“这件事就请司令员交给我来办吧！”王震同志随即爽朗地笑着说：“陶将军挂帅，那一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罗！”于是，出征万古荒原的战鼓敲响了。

1950年7月下旬，在王震将军亲自率领下，组成一个北疆地区踏勘工作团。这个工作团的主要成员有：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九军军长赵锡光、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新疆省人民政

府水利局局长王鹤亭和一位由王震将军从迪化邀请的苏联水文地质专家。陪同工作的尚有原二十六师师长罗汝正、政治部主任鱼正东、二十二兵团供给部部长崔景谟等。我被指定在团里当翻译。

踏勘团从新疆首府迪化出发，汽车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起伏颠簸。当进入莫索湾、下野地、石河子地带后，除了牧民放牧踏开的弯曲小路外，基本无路可行了。踏勘团便向附近的部队借来了十多匹军马，由首长们分别乘骑，继续作纵深踏勘。

万古荒原上，原始植被极为繁杂。野蒿、红柳、芦苇、野胡杨、老榆树等林木，分布杂乱，高矮不一，枝杈叶茎遮蔽了马匹的视线。有些地带，稠密葱笼的枝茎藤蔓，刺划着骑者面部；脖颈被茸毛刺得又痛又痒，难以忍受。同时，树根旁、草丛底、芦苇中又不时地有被惊跑的野鸡、野兔，有的地段，树杆上还盘绕着偷袭鸟窝的蛇蟒，引得马匹驻蹄长嘶。

走在前面的王震将军幽默地说：“看来，咱们不能让马带路啦，我们就牵着马给马带路吧！”大家听了一齐哄笑起来。大家就一手牵着马，一手拨开枝桠草蔓，向前挺进。因为我们踏荒的目的是了解荒原的自然生态、植被种类、地形、地貌及地质结构等，所以在行进中，首长们都是边走边看边测量，相互述说自己发现的动植物趣事，就这样走着看着，说着笑着，各抒所见，好不热闹，人们几乎忘记了颠簸在荆棘中的疲劳。

这次踏勘，对莫索湾、下野地等地只作了简略的观察。两天后，进入石河子地段。南至南山口，东至玛河沿，西至乌拉乌苏，北至大泉沟。对这些地带的地形、地貌、地质、

土壤、水源分布以及当地居民状况诸方面均作了详细的了解与勘察。

当时，随我们工作的那位苏联专家主要是负责挖土取样的。我事前受命，准备了勘察工作中需用的简单工具。王震将军不时地向苏联专家询问有关情况，并示意我作好全面的详细记载。除此以外，对野生动物禽类和原生树木的种类，我也都一一作了记载。

踏荒第一天，迂回行程近四十公里，从早晨八时许，自石河子老街出发，直至下午日落，始返回。中午饭是在南山脚下一座丘陵上吃的。这是一顿别具风味的野餐。

这次野餐是由这样一个小插曲引起的。

我们行至一片红柳丛地带时，突然惊出了两只银灰色的野兔。赵锡光军长见状，即向我索枪，一枪击中了一只，我即迅速跑去，将击中的那只野兔提了回来。王鹤亭局长羡慕地说道：“赵军长的枪法真准呀。”陶晋初参谋长抢着说：

“足有两公斤哩。”崔景茂部长一边说：“再有一只就够我们一顿美餐啦。”赵锡光军长满有把握地回答：“看看前面再能打到一只，咱们就可以来个野餐会餐啦。”

我将这只猎物系到马鞍上，继续向南进。当我们刚走出红柳丛，突然，从一棵矮粗榆树根的草丛中飞出来两只野鸡。我立即催马赶至树丛，来回寻找，发现这两只野鸡不能起飞，只是一个劲儿地乱钻乱窜。当时人多，不便开枪，我即折了一根榆树枝，狠狠地拍打着草丛，来回地追赶，终于捉住了野鸡。那位苏联专家见状，微笑着对王震将军说：

“这位比日勿气比日威（意是“翻译真棒”）。”大家疑惑不解。我向大家翻译说：“专家说，翻译真棒。”大家哄笑

起来。正说笑间，崔景谟部长提议道：“时间已到中午，我看就在这里来个野鸡、野兔、野味三野大会餐吧。”陶峙岳将军表示赞同，大家也都一致附议。我看首长们对野餐的兴致很浓，当即将马匹牵在一起，和崔景谟部长动手搞起野炊来了。

这时，首长们在王震将军带领下，向南又走了三百多公尺，登上一个土丘，席地而坐，攀谈起踏勘中的体会和见闻。嬉笑声不时传来。不多功夫，野鸡的毛拔净了，野兔的皮剥光了。我们拣来了梭梭柴，燃起了一大堆篝火，利用篝火灰烬，将野鸡、兔埋了进去。约莫半个多小时，扒开灰烬一看，简直美极啦，肉质黄嫩松软。拆开一尝，真是香酥可口，别有风味。崔部长乐呵呵地提着这些野味和几小包饼干、几盒菜汁，送到小土丘上，在芨芨草上铺了一张空白图纸权当餐桌，王震将军一见，很高兴地对崔部长说：“你们的手艺不错嘛，和北京烤鸭差不多罗。”首长们一个个喜笑颜开地在石河子南缘荒原上进行了一次别具风味的野味聚餐。

大家一面嚼着野味，一面又以野味为话题谈论得津津有味。有的提出，将来在这里大搞工、副业加工；有的说，这里搞个现代化的畜牧养禽基地，前景定是广阔的。

饭毕，正值午后，骄阳灼人。王震将军决定由南向西继续踏勘，首长们也都欣然同意。此时，大地上散发着一股股热浪，呼出吸进的都是热气。顿时间，每个人的面颊上汗珠涔涔，马匹浑身水淋淋的，好似在热浪里游泳一样。首长们却毫不介意。他们英姿勃勃地边行边看，谈笑风生。王震将军逗趣说：“看来，我们又得当步兵啦！”赵锡光军长随即

话说：“打胜仗还是得步兵打冲锋哇。”这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牵着马在草丛中穿行。

荒原并不是沉寂的。草丛里，不时地出现游动的长蛇。为了防止麻烦，赵锡光军长建议，每人折一根树枝，边走边拍打，来个“打草惊蛇”式的行军。他的建议立即博得大家的赞同。大家就地取材，各自折了一枝红柳条，握在手中，拍打着草丛向前行进。拍打声此起彼伏，引起了二十六师鱼正东主任的兴致，他乐呵呵地对王震司令员说：“司令员，我们现在又改行了，成了打雷兵啦。”王震将军随口接道：“我们就是混合兵种嘛。”惹得大家一阵好笑，笑声回荡在亘古荒原上，久久不息。

根据这一天的勘察，首长们利用休息时间，当即草拟了石河子新城的区域规划蓝图。确定，市枢纽行政区设在老街以南三公里处，以此为中心，向南为商业区，东端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区，西端为工业区，北端为畜禽工副业区。这一蓝图都是根据当时踏勘的地形状况而拟定的。如，老街公路北端数千亩原始芦苇沼泽地，水浅泥淤，土质较湿，不宜修建房舍，可先排水排碱，待其干涸后，进行犁地晒晒，以本地独有的卵石铺设地基，修建简易的土木结构的畜禽棚圈及饲料加工作坊，较为适宜（创业初期，部队就地砍去稠密芦苇，在北端修建的芦苇场与养鸡场，就是按照这个规划施工的）。待开发两三年后，再酌情修建其他设施。西端地区辽阔，地势平坦，建设工厂，对今后扩建、发展工业都有着有利条件。东端，离玛河较近，空气湿润，搞

该地属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大，霜期长，地势较高，搞农业生产，引水较难，故确定为商业区。

由于首长们亲自进行勘察，积累并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热河设计思想接近实际。

夜宿车马店

这天，首长们从石河子南缘踏勘归来，已近黄昏时分。当时因玛河沿南山口尚需勘察，故未返迪，夜间就住宿在老街西端一所稍为宽敞的车马店内。

这是一座古老的驿站。站内只有八间简陋的土木结构的单间平房。室内土炕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院内一侧是一座停放车马的棚圈和一排马槽，剩下的空场只有三十多个平方。首长们乘坐的两辆轿车就停在院前的东南角。店主人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单间房，土炕上铺着苇席，苇席上覆盖着新疆土产的白毛毡。除此，就是崔景谟部长给首长们准备的草绿色床单和军毯。

晚餐是在店主人维族老乡哈德尔的灶房内吃的。哈德尔和他的老伴热情地为我们烹做了新疆佳肴——抓饭，又殷勤地为我们沏了一小盅奶茶。我们就在店门口的屋檐下，借来了空多的一张矮饭桌作餐桌。这时，王震将军让我邀请哈德尔老乡共同进餐。出于礼俗，哈德尔老伴老伴参加。我即盛满了一碗抓饭送往哈德尔的室内，让哈德尔全家共餐。这是按照维族同胞的礼俗办事的，哈德尔对此表示非常满意。

进餐中，王震、谭震林两首长分别向哈德尔询问了当地民情，以及石河子老街几家住户的由来和生活状况，哈德

尔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他表示说，石河子要建设新城，他就第一个搬进去住，逗得大家满席大笑。

这一天，经过近十个小时的艰难跋涉，首长们都有倦意。饭后，崔景谟部长便向老乡们借来了几张小坐凳和几张靠椅，因为知道晚上还有一个会议。当时正值七月下旬，气候闷热，老街西头又有一泓天然泉水，泉水附近是湿漉漉的污水地区，附近的牛、羊、牲畜排粪排便，使周围的泥水臭污不堪。一到黄昏，大小蚊蝇到处飞窜，尤其有一种长腿蚊子，更加可憎，一群群落在人们的面颊脖颈，疯狂地吮吮。尽管人们不停地用双手拍打驱赶，还是叮得你满面红包，用手一抹，手指上全是鲜红血迹。首长们住的是老车马店，驴马粪便加上污水腥味，五气俱全，成为蚊蝇袭人的目标。

为了让首长们能够开好会，我们采用了烟雾驱蚊办法。大家齐动手，分头找来了几捆杂草，堆成数堆，点燃后，上面覆以湿青草，只让其冒烟。这一下，果然很奏效，会场周围的蚊虫被驱散了，但房前、院内却是烟云缭绕，窒人鼻息。为使烟雾不再扩散，保证首长们的休息，我们踏灭房门前的火堆，又在店门口、马棚两侧各点起几堆烟火。经过这一调整，房前的烟雾少了，而院落四周的烟雾一升起，那些蚊蝇纷纷退避。此时，天已黑透，室内点上油灯，首长住的两间房内各放置一锅。七炕上各放一张小炕桌，做为开会用的办公桌。微弱的灯光和冉冉游动的灯烟，使得室内的空气浑浊。房门半开着，阵阵畜粪腥味的热气吹进来。首长们围坐桌旁，商讨着垦荒建城大计，直到深夜方才结束。

深夜，首长们面颊上仍然渗流着汗渍。房门口也没有一丝凉风，空气里充斥着腥臭的烟雾味。店门紧闭着，闷得人

异常难受。首长们坐在当院，不停地用笔记本、手绢扇着凉。这时，哈德尔老乡喂马回来，看到这一情景后，便对我说：“院里闷热，首长们要休息好，最好到房顶上去睡，高头有凉风，有风蚊子就不来了。把苇席铺在房上，盖上单子，又凉又舒服。”我把店主的活转告给陶峙岳将军，他就立即转告了王震将军，请其他首长上房顶休息。赵锡光军长乐呵呵地说道：“在此开荒时期，有这个条件就不错了。野外大部队的战士还不是都睡在地窝子里。我们这儿有平展展的土炕，这不蛮好吗！热一点，就开着门睡好啦，不会有狐子猫进来的。”他的话惹得大家都哄笑起来。笑声中，王震将军插了话：“大门不是关得好好的吗？就是狼来了，也得干瞪眼罗。”大家听了，又笑个不停。

说话间，其他首长都已陆续躺下了，只有王震将军还未躺下，尚在那里翻阅文件。经过我劝说，他便欣然地说道：

“我还没有尝过上房顶睡觉的味道哩，去试试，我替大家当代表好罗。”王震将军兴致勃勃地随我走出了房门，登上房顶一看，哈德尔老乡已置好了铺盖。王震将军让我请来哈德尔，感谢他的盛情，要他把席毡拿回去，用我们自己带的铺盖盖。可哈德尔却执意地说：“我们的铺盖吗，首长睡一夜也睡不坏嘛；首长们很难来到我们店作客，理应尽情接待，这是我们祖先留下的规矩嘛。”王震将军为了不失礼貌，再一次向他表示了谢意，安顿好将军的睡眠，我就下房向陶峙岳司令员汇报了刚才的情况。陶将军甚表满意，并要我上房陪同王将军睡眠，叮嘱我注意安全工作。我即拿了一条军毯，再次上房，当我躺在王将军的身边后，街上传来了阵阵犬吠声。一看表，已是深夜两点多了。我躺了一会儿，又起身在

坪顶西房屋飘了一阵，除了倒茶前几片天吹来的风与压碗茶的咀嚼声外，旷野里一片寂静，夜空被繁星向我们眨着眼睛地眨着眼睛。而此间，王震将军仍未入睡。我一躺下，他又兴致勃勃地问起了新疆各地的风土民情，以及北疆的水源、出产等情况。我们俩就这样在屋顶凉风的轻拂下，说养说着惬意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刚发亮，首长们不约而同地起了床。早餐是哈德尔老乡特意为我们准备的奶茶和馍。我们简单洗漱后，就在说尔声中吃了早餐，告别了主人，按照预定路线，向石河子东方的玛纳斯河沿岸一带进行勘察。我们要离开老街车马店时，崔景谈部长即向店主哈德尔付了住宿费 and 接待费。开始，他执意不肯接受，经我们反复讲明了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他才勉强收了钱，并把我们都送出了店门。

出了石河子老街，走了一程路，我们来到了玛纳斯河口的南山脚下，王震将军领先登上了一座山坡。首长们有应用高倍望远镜观察，有的目测着山口的四周。这时，苏联专家和陶晋初、赵锡光两首长直奔山坡下的河滩，让我用铁锹挖取了砂石底样，进行了简易化验。这位专家的水平真不一般，他用一支玻璃管作了其次冲洗过滤与分筛之后，又将选出的标本样，经过筛子一吸了吸，就测出了玛河的年流量以及沿岸地带的土质状况。他当时建议说：“如能从上游实行层层节制，兴修水电站，实行梯级开发，即可获得可观的电力资源，为石河子新城和北疆地区的工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资源。”王震将军听了他的论证后，立即上前紧握着他的手，表示敬佩与感谢。

河滩取样后，首长们又复聚集到山顶，开了一个短会。

会议决定正式调派施工部队进驻石河子，并决定：成立石河子勘察设计院工程处，收买石河子方圆二十公里的土地、民宅；垦区下方是部队进行大规模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开辟交通道路。会上又确定在队首长各自的具体职责和分工。这个会议一结束，首长们就分别走马上任，王震、陶峙岳及苏联专家乘车返回迪化。

瀚海启明珠

1956年冬，兵团党委组建了石河子新垦区勘察设计院工程处，调派了先遣队开赴石河子。先遣队人员向老乡租赁了有着六间平房的小院落，作为勘察设计院工程处的办公地址。

这个工程处的领导及成员均具有大学程度。处长是梁容海同志，副处长是胡茂同志，设计科长是师景岳同志。由于我跟随首长们参加了一系列勘察工作，对资料情况比较熟悉，便被调到该工程处担任办公室秘书兼参谋。工程处的全部成员共计三十余人。

工程处的成员虽都是知识分子，但多数人对土木建筑还是陌生的，只有师景岳同志是原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专业学过工程专业，具有扎实的基础。面对这种状况，为尽快适应工作需要，工程处便决定先组织起来进行专业学习，指定专人搜集有关建筑工程的书籍和资料，一面现场工作，一面进行业余学习。

部队初到荒原，既无电影又无戏剧。每天晚饭后稍做休息一会儿，大家便主动地按照学习小组召集到一起攻读，方法是边读资料边讨论。当对一个问题取得一致认识后，就

做好学习笔记，供工作中参考查阅。为了使勘测设计工作达到应有的质量要求，陶峙岳将军提请王震司令员，让我们选派一位有经验的工程师来处指导。王震将军即委派了“七一”纺织厂的工程师赵琛同志来帮助工作，进行指导。

石河子新城的勘测设计，是创建一座现代化新型城市的百年大计。因而，对地形、土质、水文、地下水位等结构状况，都要掌握得十分准确，才能定位定点。当时的关键问题是搞清地下水位及土质结构。如果这个问题含糊不清，数据不准确，一经定点动工，工程就难以修改了。工程设计科科长师景岳，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终日在工地上调查研究，检查质量，严格要求。那时，一无探测知识，二无测绘工具，只能采用攻坚战战术，定好中心点，然后围绕中心点，在四边五十公尺选点，用十字镐、铁钎挖井取样，一连挖了十几个二十来米深的大口井，分别取了水样、土样，拿回去进行化验。这样，我们才比较科学地掌握了这个地带的土质、水位、含碱量等等第一手数据。

在设计规划中，这座现代化新型城市的格局，究竟以哪一种形式布局好，是经过反复地精心研讨才确定的。

起初，我们参考苏联专家的意见，采取放射型布局。据苏联专家分析：这种格调，道路均为斜形，由四面向中心集中，故而没有正南正北的直路，这是根据石河子的地形地势特点确定的。如果按方格型布局，处于西北面的直条路，就会受到西北方向风沙的吹袭。风沙沿着街道直穿而过，直接影响市民健康和市区卫生。特别是冬季，西北风吹来，降温就会更大。后来，赵琛工程师根据此方案，提出了车轮辐射式的内方外圆的格局。这一格局的优点是进出方便，建筑物

变化多样，艺术美观；同时，可以节省工程投资。现在石河子市委大楼附近的布局，就是按照这个方案兴建的。

到1951年春，兵团政委张仲瀚同志来石河子工区视察，经过一番端详之后，认为这种车轮辐射式的布局，外观上显得零乱。他说：“建筑物不统一，有的朝正南，有的偏东南或者偏西南，进了城象进了迷宫，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最好改成棋盘式分布：建筑物坐北朝南，或者坐西向东，一则光线好，再则居住方便舒畅。”

为了对城市的格局结构慎重定案，工程处领导和兵团有关领导几经研讨，最后，由工程处领导与设计施工科长师景岳综合各种方案优点，接受了张仲瀚同志的建议，将石河子新城建筑格局的设计蓝图重新加以修正，拟文附图，呈报兵团陶峙岳司令员审定。经陶司令员与军区王震司令员等反复研究，最后定为棋盘式格局。从此，石河子新城的建筑格局遂告定型。

石河子新城建设规划正式定型了，建城工程即全面展开。为了加强基建工程的领导，加速建设步伐，兵团党委正式组建了新城基本建设工程处，由兵团直接管辖，赵锡光副司令员兼任处长，张仲瀚兼任政委，梁客浔和周茂任副处长，师景岳任规划设计科科长。设置了专门工程领导机构，具体组织指挥新城各项基建工作。兵团从各师和兵团直属部队中抽调了兵力，共组成了六个营，三千精兵，建成了一支新城基建工程大军。

为了保证建筑工程技术质量，陶峙岳司令员指派兵团供给部部长崔景漠从长沙市专门招聘了具有泥、砖、木、铁、油漆技能的工匠四十余人；从乌市、伊犁等地聘来了木工与